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佚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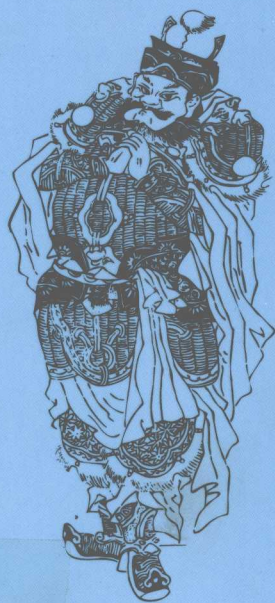
大

八

义

(上)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佚名◎著

大



張仲愈題



义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八义/(清)佚名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大… II. 佚…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5762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大八义 (上)

(清)佚名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81

定 价 59.8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1
第 二 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11
第 三 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贼党	26
第 四 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	36
第 五 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	48
第 六 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	62
第 七 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	72
第 八 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赚贼人	83
第 九 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	95
第 十 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 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	106
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	131
第十二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	150
第十三回	巧设计诓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	162
第十四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 献奇能贤王府试艺	174
第十五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 何家口恶贼行凶	187
第十六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 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	199
第十七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	211
第十八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探庄杀人	224

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话说炎宋兴，赵匡胤坐了天下，改国号为大宋，是为宋太祖。那时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传至太宗。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袖内乾坤算得准确，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若是暴病驾崩，此地便不能建都。后来太宗垂问：“那时可上哪里去？”苗军师跪奏：“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太宗忙问何处，军师说：“临安最好。”后传至神宗、仁宗、哲宗、英宗、道宗、徽宗、钦宗；到了徽、钦二宗被掠北国，果然迁都临安。徽宗时代，朝中有一臣，姓赵名会，官拜左班丞相，年迈辞官，告老还家。徽宗乃是有道明君，弟名赵昆赵毓森，官拜八主贤王。赵会跪奏：“臣因年迈，无力国事，恳请赦免残躯，回乡休养。左丞相之事，拜求八主贤王替代。”徽宗允奏，赏食全俸，带职还家。

赵会得旨谢恩，收拾细软，雇骡驮轿车，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走在途中，面前有座大山，一棒锣声，跑下一支人马，立时将道路给横啦，吓得赵会颜色更变。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那山寇身高顶丈，胸厚膀宽，面如锅底，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大鼻翻鼻，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四个大虎牙毗出唇外；连鬓络腮须子，似钢针铁线，大耳相衬，非常凶恶。头戴青布软巾，青布靠袄，月白布的护领。黄绒缎十字绊，青布中衣，登山洒鞋筒被袜子，青布裹腿，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说声：“孩子们把马接去！”下马一捏嘴唇，哨子一响，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高矮胖瘦，老少丑俊不等，手拿各样军刀，在山口半出半入，止住脚步。黑脸大汉念道：“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女眷也要钱；驾登九五从此过，留下人钱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英雄刀下染黄泉！”赵会家人赵顺上前说：“山主何事，容我报告主人。金银任您自取，不过我家主人年迈，并无少妇长女。”山寇哇呀呀怪叫。赵顺忙来见主人，禀报此事。

正在危急，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无量佛，胆大强徒，敢断道劫人！待贫道下去，叫你知晓剑法厉害！”山寇知道此人，叫声：“走吧，剑客爷来啦！”头一个跑进山口，兵丁一齐跑散。原来此山名叫黑蟒山，聚集许多山贼草寇，全是莲花党人。大寨主赛太岁马彪，二寨主双刀将马豹，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手下有喽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罗兵千名以上，专在各处断道劫人。今天下山，巧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赵会在朝为官，吃斋念佛，广行善事，生有一子赵庭；今日回乡，不想途遇山贼，得有贵客来救。老家人赵顺拜谢，并问此山何名。老者道：“此乃黑蟒山，是一股背道。你们怎会走到这里？今天多亏遇见剑客爷，不然那还了得！”赵顺问：“剑客爷贵姓高名？”老者说：“无名氏。”说完走去。他们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老夫妻抚养赵庭。这年家中着了把天火，虽没伤人，也烧个片瓦无存，只好移居北院。赵会一想，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令人取过文房四宝，写了四个大字：“僧道无缘。”大门紧闭，在家隐居将有半年。

一日，门前敲打木鱼梆梆山响。老家人赵顺在门房只当没听见。赵会一听，叫过老家人问：“你可听见外面有人么？”赵顺说：“奴才不知。”赵会说：“外边有出家人化募，你问他识字不识，墙上没写着吗？叫他上别处去吧！”赵顺到外面一看，有个老道在蒲团上盘膝打坐，面前放着木鱼；到了切近，却听不见木鱼的声音。老道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三络墨髯，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道袍，上绣八卦，肩担日月，真有些仙风道骨！赵顺问：“这位道爷不识字吗？”老道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施主，贫道我倒认字。”赵顺说：“既然认字，上边明白写着‘僧道无缘’，您改门去化吧。”老道说：“施主是贵家主人？”赵顺说：“不是，我是管家。”老道说：“原来是管家。请您回禀，我一不化房屋地产，二不化柴米，三不化砖瓦，四不化木料。”赵顺问：“那您化什么？”老道说：“就化后宅那位公子爷。”老家人忙说：“快走吧！我家员外斋僧布道，修下一子，名唤赵庭，千顷一苗。”道爷说：“您往里回禀，说我不带走，白天修文，夜间习武，给赵氏门中增光耀祖。”赵顺说：“道爷少等，待我回禀。”转身进去回禀：“门外果是道爷化缘。”将所言之言述说一遍。主仆出门去看，果然气度不凡，有点仙风道骨。老道随员外进来，同到书房落座。赵会问：“方才听说道爷的意思，但不知怎么传法，是将我儿带走，还是住在这里传艺？”老道说：“在府传艺。但须应我三件大事。”赵会说：“哪三件大事？说说我听。”老道说：“头一件是我徒弟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不跟你们过话；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许不学；第三件是您找个厨子，干净利落，知书识字，单在我们一处，不许跟我们过话。我们用什么，写单子叫您预备。”赵会说：“道爷不用教啦！不用说三年，我那拙荆一天不见都不行！”老道说：“金打佛口出，是我门徒自然成功。您将公子爷请出一见。”赵会说：“也好。”叫家人去叫公子。赵庭进到书房，正脸一看老道，师徒有缘，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这厢有礼！”老道见他身高六尺开外，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青色文生巾，青缎色文氅，内衬青里衣，白袜青鞋。道爷叫：“待我按摸你四肢，是徒弟才传授武艺，不是不传。”赵庭说：“请师父按按看。”老道左手拉胳膊，右手按腰

子，摸摸全身，道：“员外，这个徒弟管保给你增光耀祖。赵庭，我赐你一号叫‘华阳’。你必依我三事：头一件，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准你不学；第三件是白天传文，夜间传武。”赵庭答应。这才拿过文房四宝。赵庭问：“师父，咱们在哪里学艺？”老道说：“就在西隔壁。”赵庭说：“西边是块空地。”老道说：“员外随我来。”三人到了大门以外，往西来到空地。老道说：“员外可命人在此盖房，要一所四合房，五间西房，五间东房，五间南房，五间北房。我师徒要吃什么写在水牌上，挂于北房廊子。你要问我什么，写在水牌上，挂在南房廊子。我们以纸笔说话，不过一言；你要跟我说一句，当时叫他卷铺盖下去。”老道指示好了，大家二次来到宅中，在书房落座。

老道拿起毛笔，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又买木板四块，四尺宽，一丈二高。东西南北，全是这样的墙，方砖要三百六十块，大开条二百四十块，铁砂子要三十斤。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交与赵会说：“员外，您想此房须多少日交工。”赵会说：“道爷，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赵庭说：“师父，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老道说：“我就教八个徒弟。你有个师哥，还有六个徒弟。”赵庭说：“不知师兄姓甚名谁？”老道说：“他名宋锦，号叫士公，别号人称‘抱刀手’。为师到处传艺，量材授用。他住家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住家辽阳州东门外，苗家集的人氏，姓苗名庆字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我与你收下四弟，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人送号‘水上漂’。与你收下五弟，住家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得胜桥张家镇，姓张字明，号叫文亮，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我又与你收下六弟，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姓陶名金号叫遇春，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与你收下七弟、八弟，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阮家寨的人氏，姓阮名通，双字洪芳，别号人称‘钻天猴’，实有飞云纵的工夫，平地能起两丈八尺高；八弟名叫阮麟，号叫弱芳，别号人称‘入地鼠’。我与你教了个大师兄，因他不服我教导，我将他逐出门外。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别号人称‘青面兽’。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李纲临行时说：‘师父，我从此行侠仗义，决不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镖不喂毒，身不带香，您以后收多少徒弟，我也不管。可是有错，我亮刀就杀！’我说：‘杀可是杀，我可要赃。’李纲说：‘那是当然。’他由此走的。”左云鹏又说：“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三不准打把式卖艺，四不准结交莲花党，五不准拨门撬户，守为师我的规则。若有失，小心大师哥追取你们残喘。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发展你独谋的志向。”

当下老道把话说完，来到西里间。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当面交与赵庭，说：“你行侠仗义，不准留名姓。你还有两位师叔，可是两位僧家远在边北。大师叔广下惠，人称‘彻地腾仙’。二师叔上连下锁，别号人称‘陆地飞仙’，是咱八门头一门的人。你在外行侠仗义，要偷不义之财，须访查明白。准是赃官恶霸或不正之人，夜晚前去，或杀或偷。在外不准小看人，目空四海。你到东院去向父母说明，我要授艺啦。”赵庭立时向老夫妇说明。

回到西院，老道带来两位文生墨客，一位叫张久锦，一位叫龚有忠，二位传给他文学。张、龚在西房，白天传他文学，夜晚老道传他武学。文学午后传艺，武学子时以后传艺，赵庭学得很有进步。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因赵庭年龄已大，筋骨多已长成，故配治舒筋活血酒，叫他每早一盅，夜晚传艺。东院赵会夫妻在赵庭头次辞别时，看着他双目落泪。赵庭说：“爹娘将心放开，不要想念于我，展眼数年我便可学成。那年路过黑蟒山被草寇劫住，正在紧急，山上有位道爷喊了声无量佛，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焉有今日？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他是世外的高人。我要将他放走，上哪去访明师？再者，孩儿我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在朝得个一官半职，调官兵围剿草寇，也可报仇。请父母放心，儿要告辞了。”说完转身而去，老夫妻放声痛哭。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劝说，他夫妻才止住悲声。赵庭在西院学艺，逢年按节，老道打发他到东院看望父母一次。赵庭到东院拜见完了，三五句话转脸而走，茶水不吃，又回到西院学艺。

书要简短，他整整学了三年艺，功课已满。老道便将张文锦、龚有忠的束脩给过。打发二人走后，便命赵庭去到东院，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请他们看看。赵庭点头答应。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老家人开门一看，原来是公子爷。只

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真是扇面的身子，面如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窄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插茱萸叶，顶门一朵红绒球，在那里突突的乱跳。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蓝缎的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纱包扎腰紧衬利落，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鱼白的袜子，青布裹腿，透出来精神百倍。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肋下配定一口刀，绿鲨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青铜的吞口，青绸子挽手往下一垂。赵顺说：“公子爷，您这三年学的功夫真好快哪，想必是艺业学成啦。”赵庭说：“老哥哥，我已然学好了。”说话之间进了大门。赵顺将大门关好，主仆二人来到后宅院。家人喊道：“主母，我家公子爷回来了。”赵会夫妻喜出望外，忙叫他进来。主仆来到屋中，赵庭与父母叩头行礼。赵会问：“你与那位道爷学会什么艺业？”赵庭说：“我学会文武艺。”说着将《易经》背了几篇，字音不乱。赵会心中暗喜，又问：“你的笔法如何？来呀，笔墨纸砚侍候！”老家人将四宝取来。华阳提笔在手，写了自己名姓。赵会一看，真比自己写得还好，足可以在朝为官，喜出望外，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厨房备案席一桌：“我要谢道长替我累尽三毛七孔之心。”老家人答应去了。赵会带赵顺到西院，亲请道长吃酒。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厨子问道：“外边什么人？”赵顺说：“是我家主人来啦，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要谢候他老人家。”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连忙到了上房说道：“剑客爷，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请您到东院去相谢。”左云鹏说：“好，我就去。”说着话来到西房，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暗暗放在袍袖之中，这才来到大门外。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口中说道：“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传授我儿，替我夫妻管教此子，真令我感激非浅。”左道爷哈哈大笑，说：“小事一件，何用老员外客气！”赵会道：“仙长爷请到东院用酒。”三人一同到了东院。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赵会请道爷上坐。老道说：“员外上坐。”赵会道：“焉有我上坐之礼？还是请道长上坐！”老道这才坐下。赵庭从后面过来，见了爹娘、师爷。

赵庭说道：“爹爹，我在酒席筵前练练武艺，请你老人家观看。”赵会说：“好吧，待我看来。”他心中所思，左不是弓刀石之类，遂叫他练上来。赵庭说：“老哥哥，您将窗户支上。”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将刀抽出，把刀鞘放在地上，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此刀乃百刀之祖。那老员外赵会一看，儿子练得成了刀仙啦，不由暗喜喝彩。少时收了式，赵庭说：“我还有一手绝艺，再请爹爹观看。”说着来到屋里北间换装。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好，只有一样，总有点作贼的形样；自己心中不明白，不由看看道爷，心中纳闷，放下酒盅，低头不语。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紧衬利落，背后背刀。他临出来之时，一长腰就蹿出来啦。赵会一看就急啦，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说：“我儿，你这艺业是跟道长所学，就不用练了，我心中明白。”赵庭看爹爹面带怒容，说：“爹爹不要生气。”赵会问：“赵庭，这全是你师父所传？”赵庭说：“不错，是师父所传。”赵会说：“好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倒是刨我家的坟来了！我以为三年功夫，您传他弓刀石。谁知您教他做大案贼！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全是如此。赵庭，你就随师父爷儿俩走吧，不要在家里。将来你花惯了，再把我的家业花净，就要占山为王啦。将来断道劫人，被官人拿获，用国家王法一审你，你招认了，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你去你的吧，休要管我二老了。”赵庭忙回屋中，将夜行衣脱下，换了白昼衣服，又来见老员外，说道：“爹爹不要生气。师父也不要生气。”左云鹏道：“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不准你犯。你若是犯了一样，可小心你的命。”说完起身说道：“员外不用害怕耽惊，赵庭若有大凶大险，贫道自能前来搭救。员外，贫道暂且与您告辞。”赵会说：“赵顺，随我相送道爷。”赵顺答应，主仆往外相送。赵庭说：“师父再住些日子？”老道说：“不用啦！你小心做事，忠奸任你自为，只留神项上人头。”赵庭说：“徒儿不敢胡为。”当下三人往外相送。到了大门外，道爷说：“你只要守住为师的规矩，便可高枕无忧。”对赵会说：“员外，赵庭今年二十有一，印堂发亮，能在外做事，足可给你门中增光耀祖。”说完又道：“赵庭，你看大师哥来啦。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

赵庭父子往西一看，见来了个花儿乞丐，身高七尺开外，青须须一张脸面，一脸的淤泥，汗道子挺长，细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大嘴唇，小元宝耳朵，耳朵梢全干啦，只是两只眼睛一瞪神光足满。穿的衣服破旧不堪，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成了蓬蓬啦。拖拉着两支破毛窝，手中拿着根秫秸棍，走道自言自语。赵庭一听，原来他说的是：“师父说我不成器，将我逐出。以后他老人家收多少师弟我不管，要犯了咱们爷俩的规矩可不行。那时我把他人头带去见师父。”说着从门前走过，往东去了。左云鹏又说：“赵庭，再往西看，你师弟来了。”赵庭与他父不由全都往西一看，回头再看老道，踪影不见，连乞丐也了无了影儿。

三人不由大吃一惊。赵庭说：“爹爹，师父乃世外高人。咱们一回头的功夫，师父与师哥都没影儿啦。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赵员外说：“好，你且先进来。”当下他们主仆三人到里面，赵顺关好大门。赵会说：“儿呀，你且随我到内宅，见见你的娘亲。”赵庭答应，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员外说：“夫人呀，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杨氏道：“老爷，此话从何提起？”员外说：“夫人，你我命中无儿，不要强求。咱们只有赵庭一人，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头三年来一道人，说是传给我儿能为艺业。三年已过，我以为他传授他弓刀石，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你我夫妻下世之后，他花惯啦，将咱家

DaBaYi

业花净，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或是断道劫人。那时他为恶满啦，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你我死去的鬼魂也要跟他担骂名。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叫他用吧。另外还有弓弦一条，钢刀一口，鸩酒一盅，一齐交给他吧。”赵庭忙跪倒尘埃，说：“爹爹，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您怎么就知道我做坏事？为何要赐儿一死？”赵会说：“赵庭，我原想老道传你正当艺业，将来保护朝纲。谁知老道竟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赵庭说：“爹爹，您不知师父虽教给我小巧之能，可有规矩。我背给你老人家听听。我们讲的是杀赃官，灭的是土豪恶霸，敬的是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保忠良，爱好友，偷富济贫，不留名姓，此乃侠义之风。”员外说：“赵庭啊，你不用说啦，今天将舌头说破也是枉费，老夫要你一死。”赵庭听这个话口儿太紧，遂说：“爹叫我死，我不能不死。我要是不死，落个不孝之名。您也不用开箱子，师父赐我一口刀。”说着伸手拉出刀来，往肩上一横，就要抱刀自杀。老夫人杨氏忙上前道：“我儿且慢！容我说几句话，再死不迟！老爷在朝为官，忠心报国，在家斋僧布道，才积下一子，为传后代香烟。为娘生养你不易，你若忍心抱刀一死，岂不断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赵会说：“夫人，我今天非要他死不可。他如不死，少时我抱刀一死，要不然就喝鸩酒。因为他不死，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杨氏道：“老爷先上书房歇歇，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还不成吗？”正在此时，可巧仆人进来说道：“员外呀，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请您赶快去。”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按下不表。

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遂说：“儿呀，您父非是一定要你死，实在是因为你学了武艺，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才如此的令你死。”赵庭说：“娘啊，孩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全都嘱咐好了我们，不准胡作非为。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我有一个大师哥，名叫李纲，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他专暗中监视，一作错事，他就给杀了。”杨氏道：“那么而今之计，我也不忍你死。你可以收拾你的应用东西物件，前去扬州府，找你舅父去。他在县衙门里，充当班头。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没人不知道。在那里先住着，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暂且存身。容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你再回来。”赵庭一听，也只可这样。母子这才到了里屋，收拾好两个包袱，将夜行衣靠，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打开后院小门，将赵庭送到门外。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娘亲大人，请多保重。孩儿走后，您千万不要惦念我。儿到了外面，非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可。”杨氏说：“儿呀，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赵庭点头答应，遂告辞扬长而去。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这才回到门里，回身关好小后门，拿锁头锁好，来到自己屋中，放声痛哭。

赵庭离开赵家庄，顺着大道往西北斜下去，见一股小道，又一直往正北去

了。他见小道上行人很多,忙向一人问道:“这股道是上哪里去?”那人开口反问:“不知你上哪里去?”赵庭说:“上扬州。”那人说:“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直道。那边有个姜家河口,是个大码头,姜家屯上哪里去的船全有。”赵庭来到姜家屯东村头,见一家店墙上写着“安寓客商”,那边是“仕宦行台”,横匾是“鸿升店”。赵庭到了店门,里边出来个伙计,问道:“客官住店吗?”赵庭说:“住店,可有上房单间没有?”伙计说:“有,请进。”赵庭到了店中,伙计说:“客官要住单间,住我们柜房旁边吧。”赵庭说:“也好,我倒不拘。”说着来到一个单间门口,乃是佛道门。伙计上前开门,一齐进到屋中。赵庭便将包袱放下,见迎面一个大床,两旁有月牙桌,屋子还很干净,遂问道:“店家,我这东西,是放到我的屋中,还是存到柜房?”伙计说:“您就存到柜房吧。”赵庭当时打开叫他看好,点明白了,又包上,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少时回来,问道:“客官,您是从哪里来呢?”赵庭说:“我从赵家庄来。”伙计说:“是啦,您从江南赵家庄来,是要上江北的赵家庄去吗。”赵庭说:“对啦。”可是他私自一想,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呢?有此一猜想,便存一点心。那伙计便问道:“客官您吃什么呀?说出来我可以与你预备去。”赵庭说:“随便的蒸食,你给我预备点吧。”伙计答应了出去,少时端了上来。赵庭用完,说道:“伙计呀,我几时走,几时咱们算账吧,该多少,一齐算。”那伙计说:“好吧。”当将家伙捡了下去。赵庭说:“你就不用来了,去侍候别人去吧。我用什么叫你,你再来。”那伙计答应着就走了。

这里赵庭将屋门关好,原来他这个东墙与柜房是隔扇相截,那屋说话,这屋里正听。就听见那屋里有一个老头儿说道:“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师父学!将来学好了武艺也可做个有名的事儿,出外行侠仗义,到处有人欢迎。”又听有一个小孩的声音说道:“我是要好好学,将来我路入贼门,吃绿林饭啦。”赵庭一听,不由一怔,心说:这么一个小孩,能为武艺还没学好,先想做贼,真是年头赶的。又听那年老的说道:“你一说就做贼,那可不容易。”小孩说:“怎么不容易呀?”年老的说:“你必须先去见那个彭化龙,他外号叫金翅鹞子,是苏州府的马快,八班的首领。见了你,你还得有一手绝艺,叫他当场看明才成。”小孩说:“干么先见他去呀?”又听老头说道:“你哪里知道哇,他是一个首领,转牌为他所掌,各路全归他管。再者说,你要不献绝艺,戴不上守正戒淫花,那时就不能到各处去。就拿咱们这江南的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说吧。他收了八个徒弟,个个武艺超群,全都没有一个前去找他献武去的。就凭你一说,也敢入绿林行。那左道爷八个徒弟,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的。”赵庭一听,心中一动。又听那个老头儿说道:“你还是好好的跟你师父学吧,将来可以在镖行做个事。再者说,戴花不采花;戴花若采花,必死刀之下。我今年六十有六啦。不用说没有见戴花的啦,连听说过谁戴上啦,都没有一个,何况你这小小的年纪啦。”赵庭听着听

着，自己困了，不由得躺在床上，和衣而卧，朦胧睡去。不大工夫醒了，还听那屋里说话啦。老头说：“左道爷的八个徒弟，我倒知道七个，那一个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住。头一个是抱刀手宋锦宋士公，第三个草上飞苗庆苗锦华，第四个水上漂白坤白胜公，第五个夜行鬼张明张文亮，第六个威镇八方鬼偷陶金陶遇春，第七个钻天猴阮通阮洪芳，第八个人地鼠阮麟阮弱芳。这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门徒，也没戴守正戒淫花。要戴上守正戒淫花，不论他老少，都得以弟兄呼之。本门人可不算。”赵庭在这屋一听，心中所思，我非戴上守正戒淫花不可。说着，他便朦胧睡去。

第二日天明，伙计将他叫醒，给他打来脸水漱口水。赵庭用毕，少时沏来茶。赵庭正在吃茶之际，外边进来跟船之人，来到店中，问道：“店里的客官，有上四乡八镇去的没有？我们可要开船啦。”赵庭一听，没有上江北的船，遂问伙计道：“怎么会没有上江北的船呀？”伙计说：“这里是没有，他们不上店里来揽座。您要过江，只好亲自去到码头去。”说话之间，与他备上早饭。吃喝完毕，结了店饭账，另外又给了小费钱，伙计直点头道谢。赵庭说：“不要谢了，你可要指我一条明路才好。”伙计说：“可以。”这才到柜房取来两个包袱，交与了赵庭，将他带到了店外，用手指道：“直奔这股小道，一直往北走，就可以打听那个码头啦。”赵庭说：“谢谢了。”这才从此往北走去，走了不远，来到了半路上，有许多往来之人，便问道：“唔呀，列位老哥们，你们都上哪嘎里呀？”内中有一个行路的说道：“这位江南人，你怎么说我们上哪嘎里去呀。”又有一年老之人说道：“你是不知道，他们江南人，全是这样的说法。”赵庭说：“对啦，我请问一声，上江岸码头，是不是从此路走？”那老者说：“你不用打听了，我也是上码头去，咱们一同走吧。”赵庭说：“很好。”当下大家一齐来到了江岸。

那边的男男女女驶船的主儿，招揽座儿。赵庭一看偏西边有一只船冷清清也没有人下船。赵庭心中纳闷，自己来到这边问道：“船上有人吗？”他一问，出来一个老头儿，外有两个小孩，问道：“客官爷，您过江吗？”赵庭说：“对，我正要过江北去。”说着搭跳板，赵庭上了船。那老头儿叹了口气，说道：“天无绝人之路，不想别人不来，今可巧有您前来，我祖孙可以饿不死了。”赵庭说：“所为何故呢？”老者说：“客官爷，实不相瞒，小老儿姓江名叫江元，这两个是我的孙子。只因他的娘亲死去，我儿一时无钱掩埋，便在坐船的客官身上，每位要了一吊钱，回船的时候，又要了一次，这才将我那死去的儿妇掩埋。后来便无人坐我的船。”赵庭说：“你那儿子呢？”老者说：“病倒家中，出不来了。这里又因为我的船破旧，更没人坐啦。”赵庭说：“不要紧，我有办法。”说着话伸手取出一锭黄金，递与江元，说道：“老头，你将此金子拿去花用。一半修船，那一半可以与你儿子看病。你以后要改了名字，叫江方吧，省得那坐船之人，一看你的名字，他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们不来。”江元一看，连忙伸手接了过来，称谢不绝，这才撑船往江北而去。走了多时到了北江岸，江元又令他两个孙子，与赵庭叩谢。赵庭说：“唔呀，小事一件，不要谢了。”他下船来到岸上，直奔村镇而来。到了村中，见人打听，原来此地是靠山庄。来到镇内，路北有一座店，上写二合店。两边墙上写的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草料俱全，茶水方便。赵庭到了门前，说道：“店家。”就见由店中出来一个伙计，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厚，背后宽，精神足满。身穿头蓝布的裤褂，白布袜青鞋，腰结一条围裙，黄脸膛，黑眉毛，黄眼睛，小鼻子，小眼睛，光头未戴帽，高挽牛心发髻，竹簪别顶。赵庭问道：“有上房没有？”伙计说：“有，您随我来吧。”便将赵庭带到里边。一看是五间北上房，到了屋中，迎面有张八仙桌。东西房都有小桌儿，旁边配着小凳。赵庭问道：“伙计你贵姓。”伙计说：“我姓赵。”赵庭说：“唔呀，一笔写不出来两个赵字。”伙计说：“原来您也姓赵哇。”赵庭说：“对啦。”伙计问：“那么您排行。”赵庭说：“我行二。”伙计说：“原来是赵二爷呀，恰巧我行三。”赵庭说：“哦，你是赵三呀。”伙计说：“正是，正是。”赵庭说：“我这里有兩個小包袱，放到你们柜房去吧。”伙计说：“银钱我们可不敢存，只因我们柜上常来侠客爷，也不知道怎么样子，那银钱就没了，我们赔人家可就多啦。今天也请您自己收存着吧。”赵庭说：“好。”伙计便将他引到了东里间，赵庭坐下。赵三打来脸水，沏上茶来。赵庭一看里边还有个东掖间，迎面还有个床，他便住在了这里，告诉赵三，说：“你每天早晚给我两桌宴菜席，正午来一桌果席，每日如此。店饭账外，另给一两银子水果钱。”赵三连连答应，照样前去预备去了。

书要简短。他在这个店中，一连住了半个多月。这一天，赵三与赵庭闲谈，说：“赵二爷，您在我们店中，是等人呀，还是有事呢？”赵庭说：“我为等朋友，不见不散。”赵三说：“您这朋友贵姓呀？”赵庭说：“他姓碰。”赵三一听，说：“怪呀，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有姓碰的呢，大半不在百家姓之内吧。”赵庭说：“对啦，这个真不在百家姓之内。”赵三说：“这位名叫什么呀？”赵庭说：“碰着谁是谁。”赵三说：“那您等着碰吧，不定谁呢。”说完，他走了出去。赵庭一个人坐在这屋里，倒很自在。这天夜里他正在东间屋里睡觉，忽听见西掖间里有人说话。他侧耳一听，就听见西屋有人说道：“哎，可叹真可叹，一个官家之后，出来还是官家的习气。每天这样的花法，将来要是花完了呢，用什么补？”赵庭听明白了，连忙爬起穿好了衣裤，围上大氅，背上单刀，蹑足潜踪，开了屋门，直奔西掖间而来。到了西掖间，一听那西掖间里还有人说话：“可叹呀可叹。”他听着到了门前，伸手慢慢的开了门一看，屋中黑洞洞的，并无一人。前槽有窗片，有门，北楼下有一独睡床，床上边挂定一幅幔帐。赵庭一看，窗户划啦，心中一动。又听东里间有人说话，说：“给他留下点，叫他好花。”赵庭一听，急忙回到东间，见自己的两个包袱踪影不见，不由大吃一惊。欲知有何岔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话说赵庭从西里间听人家一说，自己便回到东屋。谁知包袱没啦，只见床上尚有散碎的银子摆成几个字，细看原来是“花亏银两，到处留神。银钱已亏，必定献艺。”当时就怔了。连忙到了院中，飞身上房。往四下里一看，并无有人。下房来到屋中，又一细瞧，床角上有四封银子，旁边有个柬帖，上写：“我弟赵庭，你找恩师传手绝艺，蝎子倒爬碑。献献这手绝艺，身受守正戒淫花。”赵庭看明白了，直耗到天光大亮，便将散碎银子，收拾到一处，拿了起来，从此他便将果席撤了。过了些日子，这一天赵庭叫伙计去看看，自己欠柜上多少钱啦。那伙计来到柜上，往水牌上一看，那上面一笔一笔写的有三百多两。遂来到赵庭的屋中说道：“大爷，您等哪位宾朋哟。为什么这些日子还不见来呢？现欠柜上的账，已然不少啦。可是从打您来到我们这里之后，我挣了您的银钱有十几两都多。您有别的事情吧，我候了您的这笔账啦。”赵庭说：“不用你候。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这里有恶霸没有？”伙计说：“我们这一带还真没有。”赵庭说：“那么有财主人家吗？”伙计说：“那倒有，在我们房后头，那家财主，在这靠山庄就算第一了。”赵庭说：“是啦。”说完之后，伙计走去。

他在晚饭后，先出去到了西村头一个树林子里。他站在林中，往四外观看，查看道路。正看之际，见从北边来了一匹马，上边端坐一人，是位达官打扮。看那人跳下马来，身高九尺，体格魁梧。面如三秋古月，宽剑眉斜插入鬓，通官鼻子四字口，海下一部墨髯，大耳相衬。头戴一顶鸭尾巾，鹅黄绸子条，双系麻花扣，紫缎色绑身靠袄，青缎色护领，核桃粗细黄绒绳十字绊，蓝丝鸾带扎腰，大红中衣，登山道鞋，蓝袜子，花布裹腰，披紫缎色通氅，掐金边木金线，上绣平金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一把蛇矛枪，策马顺树林往南而去。进了靠山庄，赵庭也就随后进了村庄。就见他来到店门口，下马进了店，问道：“店里可有上房么？”伙计说：“没有啦，只有西房啦，您住西房吧？”这个时候赵庭也跟了进来，见那老者正在西房窗前站着。少时伙计给开了门，那老达官进到室中，伙计问道：“您往这边来，有镖吗？”老者说：“后边走呢。等我在此休

息一夜，明日再行。你先给我打脸水来。”伙计说声“是”，出去给打来脸水，又沏来一壶茶。老者要点蒸食，吃喝完毕，说道：“你先去侍候别人去。那北房几时腾出来，你几时给我留下，我全住。这一次镖回来，我还得住你店中。”伙计说：“好吧。”遂出去了。此时赵庭在院中听明，进了自己屋中。那伙计也跟了进来，笑道：“您听见没有？这位达官爷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们店中房墙坍塌倒坏，后来这位达官拿出银钱，才修盖这北房五间。”赵庭说：“那么他姓什么呀。”伙计说：“姓无，名叫无名氏。”赵庭说：“啊，原来是无名氏。”知道人不说真名实姓，自己也就不好往下问了。第二天天明，那西屋里老者叫伙计说：“老三哪！”伙计赶紧过去，问道：“什么事？”老者说：“你给我备匹马，我要赶路啦。”伙计说：“是。”急忙出去，将马备好牵过来。赵庭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就见那老者拉马向外走，说道：“老三哪，北房几时空出来，你可给我留下，我回来还住呢。”伙计连连的答应，那老者扬长而去。伙计来到北上房，他就不管赵庭叫赵二爷啦。他说：“赵二大呀，你可把话听明白啦，往后天气很冷，这屋里升三个火盆也不成。依我说，您一个人住这间西掖间吧。这北上房留下与那位达官爷住，因为这房是人家花钱盖的。没别的说的，只可您受点委屈吧。”赵庭也因为自己手中无钱，只可答应。那伙计当时就将他的东西，给搬到西里间，那东间就锁好了。伙计拿他不当店客待，每日是人家吃剩的残菜残饭，过一过火给他端来，叫他去吃。赵庭心说：“唔呀，好你个混账东西。我有钱，就是赵二老爷。如今没有钱，什么赵二大。好你个势利眼的东西。”不言他暗中发恨，且说伙计赵三，他本想要将他撵了出去，只是不准知道他认识哪一位。你说不叫他走吧，他几时有钱呢？自己不敢决定。那赵庭自己心中暗想：我可给我师父丢了眼了，给我们家摔了牌啦。不免今夜我出去做一号去吧。想罢，这天将黑，他就出去了。

到了西村口，将要出村，忽听东边有人马声。他急忙回头一看，就见走的那个老达官回来了。马上驮着大褥套，银子装满了。到了店门口下马。赵庭一想：有咧，我何不偷他一下子呢。岂不省事？想到这里，返身回店。那老达官进店叫：“老三哪，北房可与我腾出来吗？”老三连忙迎了出来，笑道：“早就给您腾出来了。”说着，那老者进店到了北屋，伙计给端过灯去。老达官说：“老三呀，你给我把褥套搬进屋里来。”老三答应出去，一搬没搬动，遂说：“老太爷，您自己搬吧。我力气太小，搬不动。”老者哈哈大笑，说道：“那是你拿不动，差不了多少就是两千银子啦。”说着话，他自己出去，搬了进来放到屋中。老三在外边将马拉去，回来又侍候着。老者叫他预备酒饭，那老三少时给端了进来。饭酒用毕，又给沏来一壶茶。老达官命他将八仙桌往前搭了搭，挪椅子。老者道：“你去找来算盘，破账本，麻绳，全拿了来，我好给人家封好了。”老三答应，不大工夫满全送来。伙计尽顾了侍候老达官，他可就把赵庭的晚饭给忘了。赵三走后，老者自己在屋

DaBaYi

中收拾银两，包成五十两银子一包，包了不少。此时天有二更已过，那老达官一时心血来潮，便伏在桌上睡着了。西里间赵庭一看，时机到了，连忙掏白蜡纸捻，用自来火点着，粘在屋门上。这就收拾夜行衣靠，穿齐，背上刀，又将白昼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内，打了腰围子。然后看屋中东西不短，这才将白蜡捻取下，收在兜囊，慢慢出了西屋。来到院内，往屋中一看，见老者仍然睡觉。原来，老达官早已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一定是江湖人，便留上神。所以他跟赵三说话，就为给他听的，如今坐在此处也是一半装睡。赵庭看时机已到，他便来到帘子外边，轻轻的打开帘子，便进到屋中。一时大意，往下一放，吧哒一声响，人家醒啦。赵庭急忙矮身就进到八仙桌底下了。少时老达官便将椅子挪到后山墙，坐在那里看着八仙桌。赵庭一看，无法可偷。这才跳出来，到了老达官面前，说道：“老达官，我这厢与您老叩头了。”老者一见，说道：“好毛贼，你敢前来刺杀于我。”赵庭说：“我不是毛贼草寇，我是访问你老人家，要借银两。”老达官一听，遂说道：“几百银子，我不在乎。你可以先对我说一说，我能对你说明借与不借。如今你身穿夜行衣，背后插刀，不是行刺，也是行刺啊。你是认打认罚吧？”赵庭道：“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老者说：“你要认打，我把你送到当官治罪。”赵庭说：“受罚呢？”老者说：“受罚呀，你先把你们门户，你的师父全说出来。”赵庭说：“唔呀，我给我师父栽了，现了眼了。”老者说：“你先说一说呀。”赵庭说：“唔呀，太叫我不好开口了。我师父乃是道家。”老者说：“是南二道，还是北二道呢？”赵庭说：“是南二道。”老者说：“那头一位乃是金针八卦左云鹏。”赵庭道：“那位便是我的老恩师。”老者说：“你莫非是我二弟赵华阳吗？”赵庭说：“正是，我姓赵名庭，字华阳，家住江南会稽。老人家您贵姓。”老者说：“我姓焦，名雄，飞天豹子，又号神枪，八门第二门的。”赵庭说：“原来是老哥哥，小弟我要入伙当贼。”焦雄说：“不用，你还是回家吧。”赵庭说：“我誓死也不回家，我非入伙不可。非得扬名四海，我才回家。要不然我死在江湖全都认命。”焦雄说：“入伙当贼很是不易。”赵庭说：“一个当贼还有什么规矩？”焦雄说：“这个还是你师父定的呢。必须有一手绝艺真是天下少有，那才成啦。由莲花掌门长给身受守正戒淫花，到处不论年岁，全是弟兄相称，那才能成。二弟呀，现在夜静更深，你我说话，有扰人家住店的睡觉。最好你先回去，等到天亮，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再对你说明。”赵庭说：“多谢老哥哥指点，那咱们明天见吧。”说完告辞出来，回到自己屋中，脱了夜行衣，摘下兵刃暗器，倒在床上蒙上被，就自睡了。

第二日天明，穿衣起来，开了屋门。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收拾好床铺，又忙着给打来漱口水。焦雄问道：“老三，我问你一件事。”赵三说：“什么事？”焦雄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定好在这里相候于我，但不知你看此人没有？”赵三说：“这人姓什么？”焦雄说：“他姓赵名庭，字华阳，江南人。”说话间赵三吓